

# 我国古代关于植树的那些事

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如今大家绿化环保意识越来越强。中国植树绿化历史从何而来？古人是如何鼓励植树的？又留下哪些植树造林的佳话呢？

## 古人植树N个理由

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？最重要的就是桑枣等经济林木产出能作为庄稼补充，为百姓衣食生活提供保障。比如在种田时还要栽种桑树，以此来养蚕，纺织衣物。

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，还能致富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那些有“千树枣”“千树栗”“千亩竹”等的人，堪称“素封”。他们虽没有朝廷封爵，但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。

此外，早在两周时期就“列树以表道”，即在郊野大路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延伸方向。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，行道树种类增加，不仅限于松树、杨、柳、榆、

槐皆有之。隋代开凿大运河时，运河边御道两侧也有行道树。

古代种树还有个作用，作为军事屏障。蒙恬受命北御匈奴时，就创造性地“以河为境，累石为城，树榆为塞”，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，同时在外栽种大量榆树，构成另一层关塞，让骑兵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。由此，匈奴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，易于击溃。

古人也有环保意识。如清代华州禁止砍伐林木，以减少水土流失；西乡县广种树木，防止水患等。说明古时人们已认识到乱砍滥伐与水土流失间的关系。

## 鼓励植树N种方法

古代虽没有国家规定的植树节，但也一直坚持植树造林优良传统。古代人是怎么鼓励植树的呢？

早在先秦时期，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，称“林衡”或“山虞”。山虞职位较高，负责制定

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，对树木栽种砍伐进行决策。林衡受山虞领导，主要负责巡视山林，执行禁令等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管仲要求在房前屋后种桑麻，城墙周围种荆棘，以巩固国防，能种100棵树并使其长势繁盛的人，就能获得黄金及粮食等奖励。

明清时代，植树的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。朱元璋被人称作“植树皇帝”，甫一登基就诏令天下，家里有田的，一户人家一年要种桑麻及枣树各200株。到朱元璋退位时，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多。

## 历史名人与树的N个故事

许多历史名人都与树有着不解之缘。

诸葛亮病危时给刘禅的遗书上写道：“臣家有桑八百株，子孙衣食，自可足用。”一代名相，两袖清风，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。

王安石对种竹、植桃、栽柳极感兴趣，曾经赋有诗句：“乘兴吾庐知未厌，故移修竹似延雏”“舍南舍北皆种桃，东风一吹数尺高”“移柳当门何啻王，穿松作径适成三”等。

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，曾经大力倡导绿化，而且亲自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。他写诗自叙曰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”“手种黄柑两百株，春来新叶遍城隅”。此外，他还总结了许多绿化方法和技巧，“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“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”。这些经验之谈，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。

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，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600多里种柳26万株，人称“左公柳”，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。对此，杨昌溪曾写诗赞道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来源：解放日报

## 蔡元培的读书之短

著名教育家、革命家、政治家蔡元培曾经作《我的读书经验》一文，总结了自己读书的两个短处。

### 第一是不能专心

当初读的都是旧书，主要是考据和辞章两类。考据是指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，根据资料来考核、证实和说明；辞章是诗词文章的总称或文章的修辞。蔡元培的喜好，在考据方面，偏于哲理；对于典章名物，不大耐烦。在辞章方面，偏于散文；对于骈文及诗词，不大热心。虽然他读书很多、很杂，但都没有读深、读透。

多年来，蔡元培曾想编一部说文声义证，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，但都没有成书。40岁后，他开始学德文，后来又学法文，因为没有下工夫记外语单词、练习语法，只是囫圇吞枣地看书，所以到最后也不能写出一篇合格的德语、法语文章，做一回这方面的演说。

1907年起，蔡元培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、莱比锡大学读书。哲学、文学、心理学、美学、民族学、美术史、文明史统统去听，关于这些学科的参考书，也胡乱读起来。后来，他经过思考决定收缩读书范围，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，辅以民族学，然而其他类的书始终不能割爱，既想译一本美学，又想编一部比较民族学，但都没有成书。

### 第二是不能动笔

蔡元培抱着利己主义态度读书，也就是自己喜欢的就读，反之就弃之。对于书里的疑问之处，他始终不大用心去搜寻，即便有时在书上做几点特别的记号，但时间一长，就不了了之。

蔡元培多次见到胡适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出门带一两本书，在车上或忙里偷闲时翻阅，见到有用的材料，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。询问得知胡适回家后立即查阅相关资料或者进行摘抄。清初诗人王士禛读书时，遇有不熟悉的典故或词句，就用纸条抄出，贴在书房墙上，时时阅读，记熟了就揭去，再换上新的，所以他的诗和诗论著称于文学史。对照胡适和王士禛，蔡元培反思自己因为懒得动笔，所以学术成就逊色很多。

来源：老年生活报

##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程砚秋的雅量

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虚怀若谷，喜欢听取别人对他的批评意见。他成名以后，有的行家和听众对他的低回婉转的唱腔，持有不同的看法。

1927年刊行的《霜杰集》是一本评论程派艺术的集子。由程派知音、合作人金梅庐先生编辑。这本书的前半册是赞扬程派艺术的诗词、对联，后半册则是报刊上对程派艺术的评论文章。有些文章赞扬了

程派艺术深沉、含蓄、韵味隽永的艺术个性，特别对他的革新精神表示赞赏；但另有一些文章则持批评态度，有的还显得颇为尖锐。如《中华报》的萍生、《新闻报》的苏小卿等人所写的文章便是如此。他们把程腔独特的发音称之为“刚半音”或“慢音”，甚至说它是“乱国之音”。又如凌霄汉阁评论说：“不愁无好听之腔，而老派之高境绝响，大可虑也。”言下之意，由于程腔的流行，深感京

剧传统唱腔高亢激越，刚直响亮的特色将要失去，不禁流露出惋惜之意。程砚秋对这些批评文章并不排斥，反而一律收入书中。他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让京剧行家和观众，看到不同意见后进行分析比较，然后能看到程派艺术的成就和不足。

程砚秋大师的这种雅量，不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，放到现今也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来源：老年生活报